

教育公平行動計畫——認識美國原住民

教育公正性行動計畫——アメリカ先住民を知る

Educational Equity Action Plan: Understanding Native Americans

文・圖 | 陳揚名 (台北市民權國小教師)

在美國就讀博士班時，我選修了「高等教育的文化多樣性 (Cultural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這門課，其中一項課堂作業是「公平行動計畫 (Equity Action Project)」，這項作業的目的是要提升多元文化意識，並用實際行動探索和正視文化多樣性議題，而我決定把握這個機會，連結當地原住民社群。

行動一：閱讀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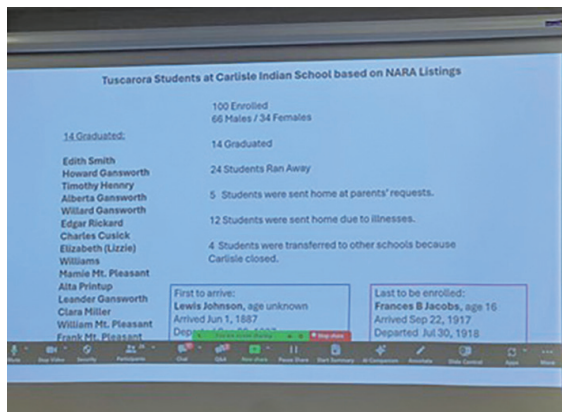
閱讀Tachine, A. R.所著的「大學中的原住民存在與主權：以原住民族的知識武器對抗體制性壓迫 (Native Presence and Sovereignty in College: Sustaining Indigenous Weapons to Defeat

Systemic Monsters)」是我行動的第一步，書中追蹤了10位納瓦霍族 (Navajo Nation) 青年在高等教育中面對「結構性的怪獸」的經歷：美國社會以白人文化為主流結構，原住民在政治、經濟上相對弱勢，許多原住民居住的地方缺乏電、自來水、超市、醫療衛生機構等維持基本生活理所當然該擁有的事物；在鼓勵上大學的教育潮流下，全國平均的大學入學率是百分之67，然而只有百分之17的原住民高中畢業生能進入大學。

挑戰並未隨著原住民學生進入大學而消逝。除了經濟壓力之外，由於多數高等教育機構奠基於白人文化之上，許多原住民學生因為



卡萊爾印地安學校社群分享工作坊。



卡萊爾印地安學校社群分享工作坊中的投影片呈現出當時的學校樣貌，也連結了現場的參與者。



水牛城歷史博物館。



水牛城歷史博物館中的原住民展區。

原住民的困境對社會上的所有成員而言都是重要的，同樣的挑戰可能會在任何族群的人身上發生；如果能改善原住民的處境，也就意味著能幫助其他經濟、文化、政治弱勢的人群。



文化差異而感到焦慮、害怕，不同文化間的「常識」也大相逕庭，若想融入校園，只能「囚禁原住民靈魂」，原住民文化因而逐漸流失。除了書中描述的壓迫性景況外，2018年有新聞報導指出，有位學生在大學校園巡禮活動時，因感到害怕而報警，原因是隊伍中有「不屬於這個團體」的原住民學生。

Tachine表示，原住民的困境對社會上的所有成員而言都是重要的，同樣的挑戰可能會在任何族群的人身上發生；如果能改善原住民的處境，也就意味著能幫助其他經濟、文化、政治弱勢的人群。除此之外，原住民文化中強調的謙遜、慈善、分享、合作、尊重等價值觀，亦為現代社會所提倡，因此，認識、理解、幫助原住民是對整體社會有所助益且勢在必行的。

行動二：連結社群

最初我計畫參加校內與原住民相關的活動，在學校網站上查詢並報名不久後，卻收到活動取消通知，本來我覺得自己的行動計畫就要泡湯了，但轉念一想，這或許是個建立連結的好機會。

我開始與承辦活動的原住民研究學系聯繫，透過電子郵件表示我非常期待這些活動，所以想了解取消的原因。承辦人員的回信帶有

喜出望外的語氣，因為就是報名人數不足才將活動取消，所以收到我的信件對他們來說也是很大的鼓勵，也推薦我參與其他的課程、工作坊、研討會等活動，並將我加入原住民研究學系的學生聯絡名單，以便未來我能收到相關的活動資訊。

幾封信件往來，收穫遠比我預期的更多，不只瞭解了校園內對於原住民文化的關注度，更打開了獲取資訊的管道，有種敲開大門、走進社群之感。自此，認識原住民的行動正式展開。

行動三：實際接觸

我參與的第一個活動是「原住民寫作協助」，原住民研究學系每週四安排系上的博士生或教授擔任輔導員，指導學生寫作。我帶著許多好奇去參加這項活動，像是「學校明明就有寫作中心，為什麼還要提供這項服務？」以及在閱讀原住民書籍時未能理解之處，想一併



雖然學習循環聽起來像是學者才會做的事，畢竟閱讀大量文獻並不容易，但每個人的社交和興趣，都可能與原住民社群交疊和連結，我想，不論身分、職業，都能夠藉此與原住民及其文化互動。



從政治體系著手，才能看見原住民所面臨的系統性處境，同時推薦我一些原住民研究的課程。回家後，我便開始搜尋相關文獻，持續深化對原住民的理解。

接著，我參加了「卡萊爾印地安學校社群分享工作坊（Carlisle Indian School Community Sharing Workshop）」，卡萊爾住宿學校成立於



水牛城歷史博物館展示原住民傳統建築、服飾及生活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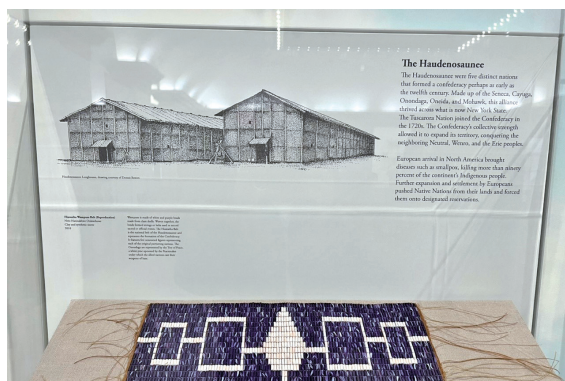
美國東北部豪德諾索尼（Haudenosaunee）原住民民族的長屋及生活態模型。

向輔導員請教。

輔導員告訴我，這個寫作協助，雖不僅限於原住民學生，但確實提供更貼近原住民學生文化的寫作支持，也透過使用系上的辦公空間，讓原住民學生在時間和空間上擁有更大的彈性。這時我環顧四周，才發現這裡不只提供咖啡和點心，牆面上也掛著不少原住民的手工藝品作為裝飾，對於原住民學生而言，確實是舒心之處；另一方面，從書中得到的知識和疑問，也讓我與輔導員進行具有方向性的討論，她建議我應該

十九世紀末，是專門用來同化原住民的學校，透過隔離學童和部落、禁止母語、強迫剪髮、改名、改穿西式衣物，並施以軍事化紀律及基督教教育，以徹底「消滅」原住民族，其辦學宗旨更是駭人的「殺掉原住民，拯救全人類。（Kill the Indian, save the man.）」如此壓迫的教育讓我聯想到台灣原住民的遭遇，從外在到內在的同化策略，雷同的讓人畏懼，也同樣帶給原住民跨世代的創傷。

參與工作坊的人包含了學生、研究者、教授等等，其中有原住民，也有非原住民。一位女士告訴我，她並不是原住民，她之所以來參加這場工作坊，是因為她的上司是原住民，自從一起工作後，她的上司便經常邀請她參與原住民相關的活動，她笑著告訴我：「我現在對原住民研究的瞭解可能更勝於我的本職研究呢！」另一個讓我大感驚奇的景象是，當演講者講到一張關於卡萊爾學校畢業生的投影片時，一位聽眾舉手發言，表示他的祖母正是名單裡的畢業生，隨後有4、5位聽眾也紛紛舉手表達自己與投影片中出現的名字有所連結，而講者更是興奮的回應：「太好了，我希望等等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我們想要發掘更多的故事！」在過去的經驗中，學術工作坊的重點在於內容，但在這個以原住民為主題的工作坊



貝珠帶 (Wampum Belt) 是美國豪德諾索尼原住民族最具文化和政治意義的象徵物，用於記錄重要事件，此帶象徵豪德諾索尼聯盟的成立。

裡，焦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為艱澀的學術工作增添了人性溫度。

行動反思

回顧三個行動，我整理出兩個認識原住民的關鍵，第一個是「閱讀、參與、提問」的螺旋學習循環，當我透過閱讀書籍獲取相關知識後，我知道如何和輔導員對話及提問，根據輔導員給的建議進一步查找的文獻，幫助我理解後續參與的工作坊中談論的社會情境。這樣的學習循環不斷的堆疊累積，在接續的行動中持續發酵，使我與原住民社群越靠近。

第二個關鍵是「連結」，包含了「人的連結」和「事的連結」，從跟原住民研究學系的聯繫開始，慢慢認識原住民朋友、吸收原住民知識，藉由一個個節點向外擴張，漸漸的從局外人變成了社群中的一份子，更容易、也更樂意的參與相關活動。也許對於相較內向的人來說，主動投身陌生的環境並不容易，但其實有許多含括原住民文化的「事」早已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像是美劇「回聲女 (Echo)」和「無限可能：

假如...? (What If...?)」中都有以原住民身分為主角的超級英雄。除此之外，有朋友表示想和我一起參加「原住民社交舞」活動，因為他對舞蹈很有興趣。由此可知，即使起初不是為了原住民文化，人們也可能因為興趣和流行文化而開始認識原住民，或者說，早就通過這些連結接觸原住民文化了。

雖然學習循環聽起來像是學者才會做的事，畢竟閱讀大量文獻並不容易，但每個人的社交和興趣，都可能與原住民社群交疊和連結，我想，不論身分、職業，都能夠藉此與原住民及其文化互動。

遇見美好

雖然課程結束了，但認識原住民的旅程才剛剛開始。隨著瞭解越來越深，我的興趣也越發濃厚，並且感染了身邊的親朋好友，後來我們三五成群，陸續參觀了歷史博物館、原住民文化中心，還參與了原住民的祭典 (powwow)，不只看到了文物、居所，還與原住民互動、近距離欣賞了原住民的歌聲、樂器、舞蹈、服裝等等，甚至實際到原住民研究學系修課，真切的看見了原住民文化的美。由衷感謝教授Paris Wicker的課程設計，也希望透過這篇文章的紀錄，與更多人分享這美好的見聞，並讓想要認識或已經開始認識原住民族的夥伴知道，這旅程不但不困難，且十分美好。◆



陳揚名

台中市人。1993年生。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博士候選人。現任台北市民權國小教師。曾任日本橫濱中華學院教師。台北市立大學畢業後成為國小教師，自政大碩士班起投身於實驗教育，後通過公費留考至美國研究原住民實驗教育，希望能對台灣教育做出貢獻。